

外国古建筑图释

李金龙 编著

威尼斯圣母玛丽亚教堂

萨卡拉昭赛尔金字塔

意大利比萨主教堂

阿布辛拜勒神庙

迈西尼狮子门

帕提依神庙

雅典卫城

卢浮宫

钟楼



同济大学出版社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外国古建筑图释

李金龙 编著

威尼斯圣母玛利亚教堂

萨卡拉昭赛尔金字塔

意大利比萨主教堂

阿布辛拜勒神庙

迈西尼狮子门

帕提依神庙

雅典卫城

卢浮宫

钟楼



同济大学出版社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外国古建筑图释 / 李金龙编著.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7-5608-4060-4

I. 外... II. 李... III. 古建筑—建筑艺术—外国—图集

IV. TU-091.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90433号

外国古建筑图释

编 著 李金龙

责任编辑 那泽民

责任校对 徐春莲

整体设计 陈 晔

出 版 同济大学出版社

发 行 同济大学出版社

地 址 200092 上海四平路1239号

网 址 www.tongjipress.com.cn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同济大学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4.5

印 数 1—4 100

字 数 361 000

版 次 2009年10月第1版 2009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8-4060-4

定 价 28.00元



| 目 录 |

一、古埃及建筑	001
二、古希腊建筑	026
三、古罗马建筑	046
四、拜占庭建筑	075
五、中世纪建筑	092
六、文艺复兴建筑	144
七、巴洛克式建筑	164
八、古典主义建筑	181
九、浪漫主义建筑	207
十、折中主义建筑	212
附录	216
参考文献	223
后记	225

一、古埃及建筑

历史分期

王国前期：第一、第二王朝，公元前3100年—公元前2650年左右

古王国时期：第三至第六王朝，公元前2650年—公元前2290年

中王国时期：第十一、十二王朝，公元前2065年—公元前1787年

第十三至第十七王朝：第二中间时代，公元前1787年—公元前1585年

新王国时期：第十八至第二十五王朝，公元前1580年—公元前1090年

王国晚期：第二十一王朝至罗马时代，公元前1100年—公元前30年

历史背景

面对古埃及遗留下的许多建筑遗迹和文物，会让我们强烈地感受到古埃及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同时，历史造成的距离感和这些建筑遗迹及文物所显示出的不可思议性，又让人觉得这是一块古老而又神秘的土地。

在几乎终年不下雨水的北非沙漠中流淌着一条独具特色、永不枯竭的河，这就是尼罗河，她是古代埃及的生命之源。滔滔不绝的尼罗河发源于非洲中部的大湖，尼罗河流经的尼罗河峡谷，长约750公里，宽只有15至20公里，两侧是陡峭的悬崖。古代埃及的大部分国土孕育其中，古埃及的许多宏伟建筑亦在尼罗河的两岸展开。尼罗河所形成的两

个不同的地理区域，成为古埃及分为上下埃及两个王国的基础。

宗教信仰对古代埃及人的生活，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埃及人相信“死后复生”之说；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迈向永恒的、类似世俗生活的过渡之瞬间。人死后，只要把尸体保护好，不让其腐烂，三千年后，灵魂辨认出自己的本体后，会返回尸体，使死者复活，并得到永生。因此，他们对建造陵墓的重视，超过了对建造世俗性住房的关心。墓壁上绘有反映死者日常生活的图景，墓穴中搁上死者日常生活的用具，以便死者在过渡到永生的瞬间继续享受日常生活。古代埃及人将尸体制成不易腐烂的木乃伊，还要为死者雕制石像。陵墓中所使用的石像，如果说是为了艺术或树碑立传而作，还不如说是为了尸体万一毁坏后灵魂还尸还能找到依附体而作更客观些。这是作为一种防范措施来使用的。在陵墓艺术上可以说没有任何民族可与他们相匹敌。

无论是建筑、雕塑、绘画等，宗教信仰对埃及艺术的影响是巨大的，埃及艺术产生的基础在于宗教。

样式特征

从古埃及建筑开始，人类的建筑文明进入了“石文化时代”，在19世纪前，世界上大多数优秀建筑都是“石文化”的产物。而“石文化”的创造者正是古埃及人。

平顶：由于古埃及的地理位置处于干旱少雨区域，所以古埃及的建筑，从小型的住宅到巨无霸的神庙、宫殿，甚至坟墓，建筑的地面部分除了少数类似平顶的囤顶外（图1-2），均作平屋顶处理，而且连门框、窗框的上部也作平直处理（图1-6、图1-7），这倒也与周围茫茫沙漠形成了横向的整体统一感。由于干旱少雨，所以古埃及的建筑也不使用台基（图1-1、图1-3、图1-4、图1-5，以及图1-42、图1-45、图1-47、图1-48）。

柱式：古埃及人是世上最早使用石柱的民族，这也与古埃及的建筑为梁柱结构式有关。最早的石柱出现在昭赛尔金字塔周围的配置建筑上，当时的石柱为壁柱。以后自然出现了独立的截面为圆形的石柱。在古埃及的许多大型建筑中使用石柱的密度很大，因此数量众多。为了石柱的美化，古埃及人除了在许多柱身上刻大量的有特殊意义内涵的象形文字作装饰外，还在柱头部分进行了重要的艺术处理，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些规律性、系统性和程式性的东西，这被后人称为柱式。柱式的出现也标志着建筑从低级

迈向了高级。

古埃及人在柱式的处理上手法很多，主要以植物为母题，还有人物或植物与人物相结合等。古埃及人在柱头（柱帽）部的造型处理上以纸莎草、莲花、棕榈这三种植物形式最为多见。

纸莎草在古埃及文明的传承和传播上起着极重要的作用，因此，创建于古王国的纸莎草柱式经久不衰，直至王国晚期。该式的柱帽为纸莎草的苞蕾形，柱身为十六枝纸莎草茎围成一束，每根茎均作棱形，下部柱身收分，底部承于一圆饼状柱础上。柱帽与柱身间围有五道束带（图1-17）。

另有变式纸莎草柱式是一种简化变形的手法，其柱身变一束为一根，通体平滑，上常刻象形文字，上部柱帽较变式前略大，下部柱身收分较小，整体比例粗壮，富于沉重感，此柱式出现于新王国时期的第十九王朝（图1-18）。

开花纸莎草柱式是变苞蕾式为开花式的结果，因此柱帽上端向外伸展，明显大于柱身。柱身平滑，均为直线，给人感觉挺拔舒展，故多用在大厅正中部位或走廊。柱头下端施以三角状装饰，其下亦围有五道束带。这也是出现在新王国时期的一种柱式（图1-19）。

混合式的柱帽与开花纸莎草柱式的大体轮廓略同，均为上大下小，混合式的柱帽用四个半瓣的纸莎草花围列在柱的四面，花朵分上下二层，也有多至五层的，看上去像许多纸莎草花束在一起，极富华丽感。柱身不分束，仅底部略有收分，柱身亦常刻有象形文字或其他图形，很具装饰性。柱身与柱头间也刻有五道束带。混合式虽极华丽，但出现在古埃及最后一个王朝即托勒密王朝，也是辉煌的古埃及建筑艺术的最后余辉（图1-20）。

现已成埃及国花的莲花，在古代埃及同样备受关注，这可在古埃及的莲花柱式中得到印证。其柱头部分以一束含苞未放的莲花作饰，柱身用莲花的花茎四至六根成一束状。柱身下部有收分，柱身与柱头间也有五道束带相缚。束带下茎与茎间刻有细茎小花。该柱式流行于古王国至新王国间（图1-21）。

高大的棕榈树是热带地区的常见乔木，古埃及人在柱式上创造了棕榈式。这种柱式有较强的写实风格。柱头部分用八片棕榈叶围合成圆柱状。其柱帽在古埃及各式柱帽中的整体比例上为最高大者，虽不华丽，亦引人注目。棕榈式柱身平滑，显得较长。柱身

上端亦围以五道束带，这成了大多数古埃及柱式的标志性符号，也使多样化中有了一定的统一感（图1-22）。

哈托尔是古代埃及神话中司音乐、爱情、欢乐、生殖之神，虽不舞刀弄枪，却也备受古埃及人的恭敬，中王国时期古埃及人将其尊容现于柱头部，出现了哈托尔柱式。哈托尔柱式分普通式和混合式两种，普通式的柱头作四方形，表面雕有哈托尔神的头部浮雕，柱身作圆形（图1-23）。混合式的柱身作一束花茎状，柱头被处理成开放的大莲花，其上中心处加一表面同样雕有哈托尔神头部浮雕的立方形柱冠（图1-24）。其柱身底部同样立于柱础上。古埃及无论何种柱式，全垫有一个简洁的扁圆状柱础，这是古埃及柱式的共性。

古埃及的柱式类型之多，处理手法之丰富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令世人刮目相看。古埃及虽有头像柱而无独立的人像柱出现，但许多石雕直立人像贴柱而站也暗示着以后将会有独立的人像柱现世。

建筑装饰：古埃及人是一个极富艺术感悟力的民族，他们在建筑上的主要装饰手段是绘画和雕刻。无论是墓道、墓室和神殿等的墙上均大量地用壁画和浮雕来美化或表现宗教、政治及生活等诸方面的观念，这些艺术作品让今人还能直观性地了解当时埃及人的种种生活形态。在这些艺术作品中古埃及人还创造出著名的程式化处理手法，尤其是人物常表现为侧脸、正身和侧脚，这并不表示古埃及人没有三度空间的观察和表现能力，而是为了让这些艺术造型与墙面的二维性保持高度的统一感。这是一种智慧之举，令人起敬（图1-34）。

古埃及人在建筑装饰上还创造了天顶画，他们在一些巨大的神庙的天花板上刷上深蓝的颜色，并在其上用金色描绘飞翔的老鹰和闪光的群星，内容与空间位置结合得非常自然。

圆雕性的人物和动物在古埃及的各类建筑空间中亦不鲜见，这些用于建筑范畴的雕塑作品造型动态都很小，多数都是静态形的，其中透出的庄重肃穆与高度几何化的古埃及建筑在气质上亦十分吻合（图1-44、图1-46）。

在石柱和圆雕、浮雕上施色也是古埃及人的常用手法。

古埃及建筑与绘画、雕塑高度结合的手法也深刻影响了以后建筑装饰的基本取向。

金字塔形的陵墓、巨大的石筑神庙、石窟墓和庙及方尖碑等也是古埃及人所创的前

无古人的新的建筑类型。

建筑发展过程

王国前期：

这一时期，古埃及的氏族制度开始解体，奴隶占有制逐渐形成。埃及虽已统一，而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还没有最后确立。

这段历史时期基本上没有建筑遗迹留下来，但据专家考证，当时的居住建筑已形成两种基本样式：一种是土坯房屋，平屋顶，外墙面极其简单平整，为了求得牢固而墙面自下而上渐渐后倾，看上去稳定、沉重、简洁。另一种是木构架与芦苇编壁相结合的房屋，柱子露在墙面上，看上去较前一种轻巧。这两种房屋在墙面上还开有少量门窗，用芦苇、纸莎草等植物编织物作遮挡物。另有专家推测：上埃及的狩猎民首领可能住以木或草为柱之弧型屋面帐棚。下埃及的草屋，可能为了坚固而在四角隅及檐桁部加立草柱，再夹盖以草帘，而草帘可能延伸至檐上。后代石造建筑上的四角隅上特殊的凸圆线脚，及所谓埃及式檐口、凹曲面之檐饰等，均起源于此。虽然当时在建筑艺术和建筑技术上有代表意义的皇宫、神庙等没有遗留下能表明立面造型的实体例子，但考古发掘出的“蛇王之碑”，多少能打开我们的视野，使我们感受到当时较先进的建筑物之端倪。发掘出来的第一王朝扎特国王墓穴的一块石碑上清晰地显示了三座塔楼夹峙着宫殿的两个入口的建筑立面图，三座塔楼的身上有增强垂直感的线条装饰，整幢建筑显示出有很强的封闭性和防御性。此手法一直使用到新王国时期，数千年来基本未变，有很强的继承性和稳定性。由于缺乏金属工具，石材加工困难，故石材在建筑上主要用于陵墓。

上埃及聚落外廓有一片干燥的沙漠，适合建墓地。人们在此挖坟，上用生砖或土坯筑以外表和住宅一样的被称作玛斯塔巴(Mastaba)的坟丘(图1-1、图1-3)，并在坟丘平顶朝下挖竖井，等达到地下一定深度时，再横向挖墓道和墓室，墓室里面放置死者生前享用的一切设备。下埃及较低湿，在较高而干燥的村落里也挖坟埋死者，上筑以土丘，或将死者葬于其生前住家的地面下。在这里死后的生活与现世生活共存。万人之上的皇帝的陵墓里开始使用石材，如第一王朝皇帝乌歌法依的墓地的地面是用加工得很光滑的花岗石板铺成。第二王朝皇帝赛海姆伊的墓穴是用经过精确地凿制过的石灰岩块用叠涩法砌筑。第二王朝末期，皇帝们的坟墓在地面上的形态是玛斯塔巴，而地下的墓穴往往

挖得较宽较深，里面间隔成许多房间，周壁绕以砖墙，亦有木板装修者。天花板则以木柱、木梁支撑，间有砖造拱形顶。地下的阶梯和走道，均有在埋葬后门扉陷落而即自动封闭的设施。在坟墓内使用坚硬的石材料，适合于灵魂的“永恒的居住”，埃及人已经开始为不同类型的建筑物寻找合适的材料了。把玛斯塔巴设计得与住宅一样，有两方面的原因：一、虽然埃及人设想着人死后的生活比死前更美好，但他们还只能以日常生活为依据来设想。二、人们在开始探索住宅以外的建筑物形制时，往往以住宅为蓝本，因为这是他们最熟悉的。而且古埃及人认为死亦是另一种生，故坟墓形式与住宅一致在本质上是无伤大雅的。

古王国时期：

古王国时期是中央集权国家政体的巩固和强盛时期。物质文化比前一个时期有飞跃的进步。金属工具的出现和应用也有助于建筑的发展。

至今有着迷一般魅力的宏伟的金字塔就产生于这一历史时期。埋葬法老的金字塔，以其奇妙的数字关系、奇异的物理现象、奇特的造型特征、超时代的上乘技术质量等等，令人遐想联翩。对金字塔的产生与作用众说纷纭，近年来UFO学的兴起，金字塔更是被罩上了一层浓浓的超自然的色彩。

金字塔与玛斯塔巴在立面造型上虽有巨大差异，但并不是相互割裂、独自一蹴而成的。从玛斯塔巴到金字塔，亦有个“造型进化”过程。

被确认为世界建筑史上第一座巨型石结构建筑物的，是建于公元前2650的第三王朝的昭赛尔金字塔；附属在它周围的同时期建造的一系列祭祀用建筑也是最早的一批石头建筑。昭赛尔金字塔的建成在埃及建筑史上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图1-8、图1-9）。

昭赛尔金字塔的立面造型成六层阶梯形式，这其实是将大小不等的六个玛斯塔巴按序相叠而成，是石建筑从模仿向创造的过渡形式。昭赛尔金字塔的基底为长方形，底边各为126米和106米，塔高约60米，通体用白色石灰岩筑成，以红黄色的沙漠为背景，表现力异常强烈。昭赛尔金字塔大笔触的六层横向划分，使整体造型沉稳、高大、气势恢宏，在旁边一些建筑物的衬托下，更显雄伟不凡。

该金字塔的设计者是当时书吏出身的伊姆霍太普，这位被后人称为“历史时代第一天才”的年轻人，后被国王封为宰相。同时，他又是祭司、学者、占星家和幻术家，而且精通医道，以至200年后被敬奉为药神，后又被崇拜为“智慧之神”。伊姆霍太普对建

筑艺术的更大贡献，是将当地建筑中为增强泥巴墙的牢度所使用的芦苇束，转化为石头建筑艺术的基本要素——圆柱。当时还无独立的圆柱被发现，当时的圆柱约四分之三突出于墙面做为护墙之壁柱。

昭赛尔王之子瑟靠凯姆克特曾建造了七层阶梯式金字塔。公元前2620年出现了八层阶梯式的梅杜姆金字塔（图1-10、图1-15）。40年后在第四王朝出现了塔面改变角度的屈折形金字塔，即代赫舒尔金字塔（图1-11、图1-15）。

公元前2570年在开罗近郊的沙漠化地区吉泽村出现了最后定形为方锥体的金字塔胡夫（图1-15）。这个金字塔高为146.6米，四条底边长度都为232米，正对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底平面的中轴线不偏不倚地跨在地球的子午线上。这个被人赞叹为“通天之塔”的高度不仅对古埃及来说是绝无仅有的，而对整个人类的文明史来说，其高度作为世界纪录一直保持到中世纪的乌多姆教堂诞生时才被实质性地超越。在53000多平方米的底面积上，其倾斜度仅16毫米，在高科技的今天，也很难达到这一工程技术的高标准。巨大的胡夫金字塔用了每块重2.5吨的立方体大石块共250万余块，墓道中作防护门使用的大石块重达50余吨。石块采用干砌，石块与石块之间严丝合缝，连利刃都插不进。胡夫金字塔外部原贴有一层灰白色的石灰岩，现都已风化。

金字塔的艺术表现力主要在于其外部空间；单纯、稳定而有力的灰白色的外形，在蓝天、黄沙的衬映下，闪射着耀眼的光芒，在沙漠特有的炎热而沉闷的空气中，洋溢着一种永恒、悲凉、壮阔的人类自豪。这种艺术感染力与金字内部迷宫般的通道、墓室和阴暗霉热的氛围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种内外空间的强烈对比也显示了金字塔的功能是双重的，它必须埋葬和保存法老的遗体，使之免于腐烂毁坏；同时它又是歌颂法老万能，体现埃及宗教精神和供后人永志不忘的实体纪念碑。在金字塔的外部空间中还蔓延着神秘而压抑的宗教气氛：金字塔的祭殿紧靠东面脚下，而门厅远在东边几百米之外，这样长的距离是为了使朝圣者从入口到祭殿的行进过程中，心灵得以净化。从门厅到祭殿要通过一个用石头砌成的密闭的狭窄通道，这种通道仅可以供两个人并排通过。人们在这黑暗、狭窄、漫长的行进过程中，心中产生恐惧，心灵深处怀有一种强烈的期盼；在漫长的行进过程中，一切杂念均被恐惧所替代和净化，当人们怀着恐惧和期盼在黑暗和狭促之中走出这长长的通道，进入后院时，猛然见到在灿烂眩目的阳光下端坐着的法老雕像，上面是摩天掠云的金字塔，恍惚、恐怖、不坚定的心情立刻被沉重、强烈的物

质存在压垮，正是此刻强烈的崇拜意识便产生了，这就是法老所希冀的精神感染力。无论怎样，金字塔的出现是人类建筑文明的巨大进步。

在胡夫金字塔周围还有哈夫拉和孟卡尔金字塔，这祖孙三代的金字塔构成了著名的吉萨金字塔群，它标志着埃及金字塔的黄金时代，被誉为“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图1-12、图1-13）。

贵族们的坟墓仍以玛斯塔巴的形式散置于法老金字塔的周围。巨石雕成的狮身人面像也是吉萨金字塔群中令人瞠目的艺术品，希腊人称其为斯芬克斯，其6米高的头传说原型即哈夫拉法老的尊容（图1-14）。这个石雕像的存在，也使金字塔更显神奇而不凡。

第五王朝始，中央权力下降，法老们的金字塔开始缩小，底边长度连胡夫金字塔的一半都不到，但他们的荣耀感在祭殿的建造中得到部分补偿。这时的祭殿开始变得华丽，这主要体现在装饰性浮雕的迅速发展和在祭殿里的广泛应用之中。这时的浮雕采用浅浅的线刻，为了不破坏墙面的整体性，故不强调形像的明暗效果。此时形象处理已程式化，不追求细节的真实，强调装饰效果。为了避免透视，力求使形象在一个平面上，与二度向的墙面取得一致。古埃及人已注意到整个墙面的构图匀称，一般来说构图都较饱满，充满了张力。古埃及人对建筑墙面浮雕往往施色，用颜色来增强浮雕的艺术表现力。

古王国时期石柱的比例修长，为1:7，二柱间距为2.5倍柱底直径。柱式也随着石柱一起产生，柱式是古埃及建筑中极有表现力的部分，随着时代的演变有着许多变化（图1-20、图1-31）。

古埃及独自固守着尼罗河流域，也可以说它靠的是和平的环境，埃及人不必集中到设防的城市，所以，古埃及的城市全都发展得十分缓慢。其最早近于城市的是由坟墓构成街道的“死城”。古王国时期，破格地出现了活人居住的城市。当时奉法老之命建筑了一座住宅城镇，供为法老建筑金字塔陵墓和公共工程的人们居住。城中方盒子式的住宅密布在狭窄的方格式街道两旁。

中王国时期：

由于中央集权衰落，所以这是个缺乏大建筑遗迹的时代，但建筑活动的地域比以前远远地扩大了范围。此时金字塔的体积不仅比以前大大缩小，而且多用砖筑。阿苏启司法老的陵墓是一座砖造的不大的金字塔，上面刻有铭文：“不要因为和石造的金字塔相比而小看我，因为我比它们优秀得多，就好像宙斯与其他诸神相比一样。人们把竿子戳到

湖里面去，并把附在竿子上的泥土收集到一起做成砖，而我就是这样修筑起来的。”在自以为是背后充满了无可奈何的自卑感。

迁都南部山区后，陵墓与神庙大多因地制宜，凿岩壁而成（图1-32）。因此，中王国时代最丰富的建筑遗迹是在具尼哈桑、亚斯文等地的岩窟墓。其形式有诸多变化，大墓则削平岩山之斜面造出前庭，而在正面开门。在门口做柱廊的例子也很多，内部则连接前后二厅，中间设长走廊以增加深度者亦不少。墓室一般经由后面大厅地面下隐秘的阶梯、走道进入，竖穴等配置在更深一层之地下。与环境和谐是此时建筑的特征之一。

第十一王朝初期之法老在巴哈里山谷北面建造了岩窟墓，在山脚外部建造的祭殿的平顶上筑了一个砖造小金字塔，金字塔的功能在此已被异化，金字塔作为陵墓的主要样式被划上了句号（图1-33）。

与古王国时的建筑风格相比，中王国的建筑显得较轻快。从中王国时代起，庙宇入口两侧开始竖立方尖碑（图1-16、图1-35）。方尖碑是太阳的象征，它是最伟大的神的一根手指，其上刻有国王的名讳和封号。方尖碑通常用一块整石雕成，其高与底宽之比为10:1，截面为正方形。方尖碑的顶部是一小形金字塔，这或许是一种回光返照的历史表现吧。

新王国时期：

公元前1600年埃及人驱逐了来自亚洲游牧部落的入侵者，并建立了军事式的中央集权国家。此时天人合一，国王成了太阳神(Amon)的化身，国王的权力空前强大，王宫与神庙的合一，更显示了国王的神圣。此时经济、技术、贸易的空前发展和青铜工具大量得到使用，均预示着建筑艺术将有新高潮的到来。古埃及的建筑创作此时进入了最繁荣期。

此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建筑是神庙。这些体量空前庞大的神庙往往积聚着几代人的艰苦卓绝的劳动，也是埃及人智慧的见证。

新王国时期遗留的众多建筑物中卡纳克的阿蒙神庙无疑具有典型意义（图1-36、图1-40~43）：该神庙的入口前有长达一公里多，两侧密密地排列着石雕圣羊像的石板大道。大道的尽头是为了整个建筑出入而建造的大塔门。大塔门被具有斜面墙壁之二高塔状建筑物夹于中间，据说这是出自二山中间太阳诞生而升天之意境的建筑化。两个塔状大墙之平面、高度等同，以几何化的简洁造型表现出埃及建筑的特质，庙内宽敞的露天

庭院与被134根柱子填满的柱厅形成强烈对比。这些柱子每根均不能被多人合围（中间二排石柱高20.4米，直径为3.57米，两边石柱高12.8米，直径为2.74米），这么大的石柱至今仍空前绝后，而且两根石柱间的距离还不到一根石柱的直径，使神庙内容人空间所剩无几。太阳光通过细长的天窗，穿行于密集如林的石柱之间，形成了光影的强烈破碎和精神的沉重压仰。愈进入神殿后面，地面愈高；相反，天花愈低、采光更受限制，而最后的神室几乎是黑暗状况（图1-37、图1-38）。这就是埃及对于神的神圣建筑的表现。新王国时期的神庙具有双重意义，它首先是用庄严、崇高的形象来歌颂法老的权力，然后才是对广大信徒的宗教作用。建筑整体构思的意义在于凭借冗长的道路引导信徒，然后在巨大的神庙前否定自我，实现强烈的宗教崇拜。一切宗教仪式均在巨厅内的阴暗空间里进行，信徒在经历了尘世的喧闹后，来到这介于尘世与天国的灰色地带的神庙时，寄托他们对天国的向往和对威严法老的崇拜。

阿布·辛贝勒石窟庙也是新王国时期激动人心的一个优秀建筑物。该庙在尼罗河的一个拐弯处凿崖而筑，高30米、宽40米、纵深56米。在狭小入口的两边安放四尊气宇轩昂的拉美西斯二世的巨大坐姿雕像，他们那令人生畏和困惑的目光凝视着南方，仿佛期待着别人无法洞察的愿望的实现（图1-46）。

王国晚期：

这一历史阶段是古埃及的混乱期，其间先后被波斯人、希腊人和罗马人统治过。国家遭受侵略和被奴役，建筑工程自然减少，而只有小型神殿的建造，及对前代建筑之修补和增建等，古埃及的建筑活动滑入了低谷。虽被波斯、希腊人统治，但埃及的建筑文化并没受到丝毫影响而续存。至罗马人统治时，埃及的建筑样式才受到一定的影响；柱头虽保持开花纸莎草形，但在倒钟状外围却做出各种植物的高浮雕，显然受了古罗马的科林斯柱式的影响。当时的神殿附设有特色的小建筑，其一是所谓“诞生殿”的小神殿，此神殿被认为是神母育婴之家；其二是称为“基欧斯克”的小凉亭，专供神出游时休息之用。

从金字塔到神庙，高度简洁的几何形式和巨大的空间尺度给人以无法忘怀的深刻印象，外部烈日当空而内部阴暗幽秘与阔大的墙面上嵌入窄小的门道都是古代埃及建筑的特有语汇。在对永恒的神往中，埃及人不曾向任何人学习过，而以自力建造着世界上最早的石头建筑。方尖碑指向的是未来，压抑中透出的却是人类文明的曙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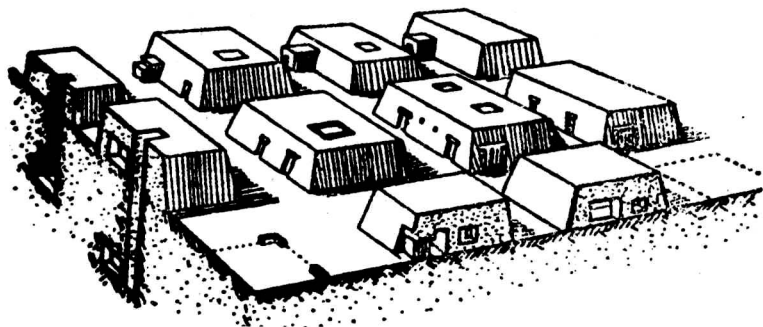


图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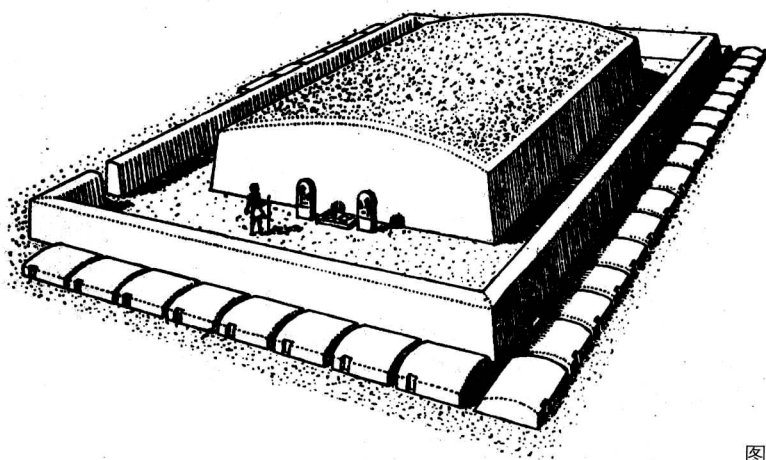


图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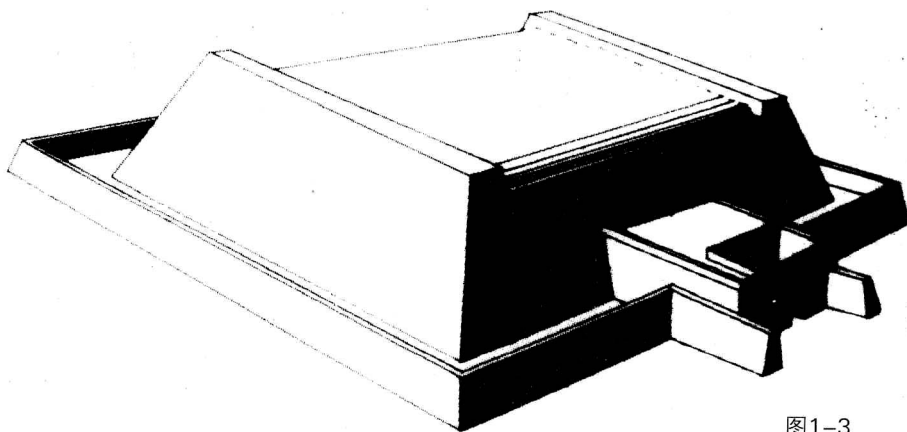


图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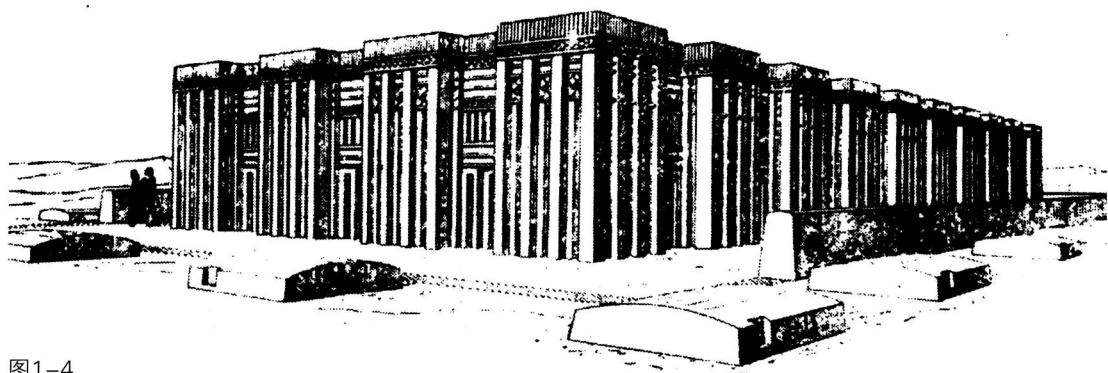


图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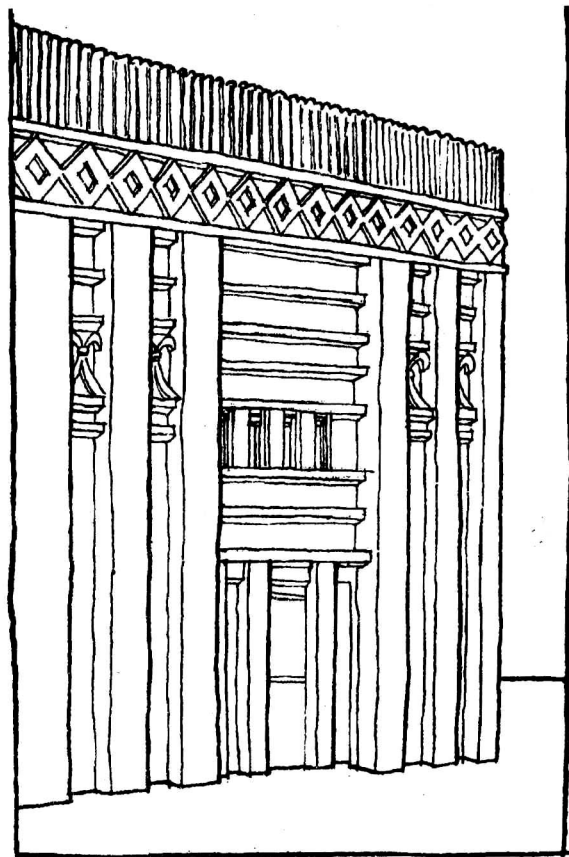


图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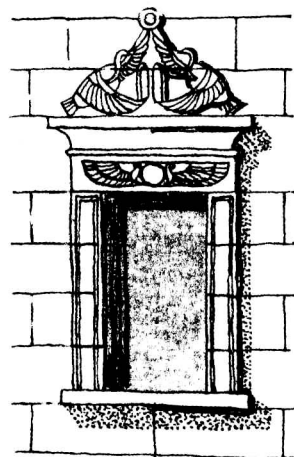


图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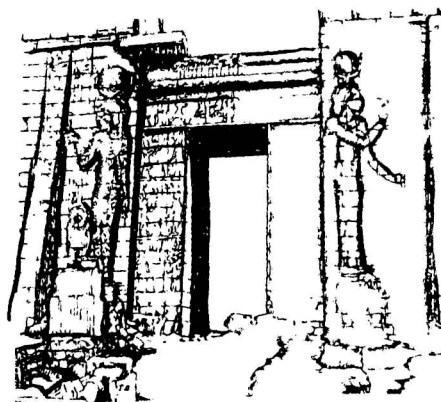


图1-7



图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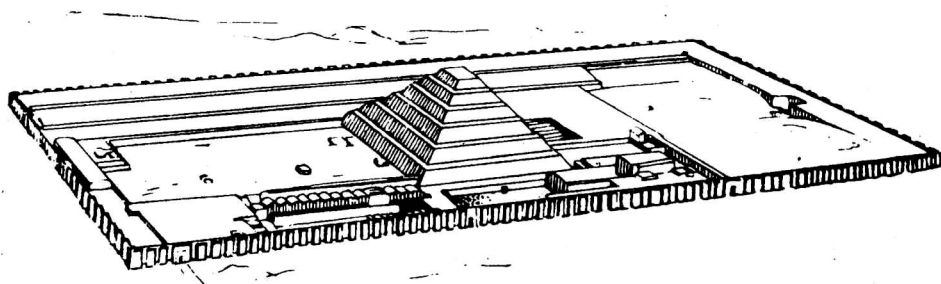


图1-9



图1-10



图1-11